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狼图腾

姜戎——著



学 习 出 版 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狼图腾

姜戎——著



 学习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图腾 / 姜戎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19.9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5302-1992-8

I. ①狼…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5581号

责任编辑 王倩
装帧设计 刘静
责任印制 金易

出版发行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社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00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43 插页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9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302-1992-8
定 价 1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58572393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姜戎

1946年生，当代作家，北京人。长篇小说《狼图腾》

已被译介为30多种语言。

出版说明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学发展水平,深入揭示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人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为将该丛书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丛书,我们成立了丛书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动态的资深评论家。委员会从历史评价、专家意见和读者喜好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众多优秀长篇小说进行综合评定,从中选出70部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大国家级奖项的长篇小说,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

我们致力于“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的使命任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倡导精品阅读,引领和推动未来的中国文学原创出版。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评审专家委员会名单

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李敬泽

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帆	白桦	朱向前	吴义勤	何向阳
应红	张柠	张清华	陆文虎	陈思和
孟繁华	胡平	南帆	贺绍俊	梁鸿鹰
董保生	董俊山	谢有顺	臧永清	潘凯雄

项目统筹：吴保平 宋强

“犬戎族”自称祖先为二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

周穆王伐吠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

——《汉书·匈奴传》

当陈阵在雪窝里用单筒望远镜镜头，套住了一头大狼的时候，他看到了蒙古草原狼钢锥一样的目光。陈阵全身的汗毛又像豪猪的毫刺一样地竖了起来，几乎将衬衫撑离了皮肉。毕利格老人就在他的身边，陈阵这次已没有灵魂出窍的感觉，但是，身上的冷汗还是顺着竖起的汗毛孔渗了出来。虽然陈阵来到草原已经两年，但他还是惧怕蒙古草原上的巨狼和狼群。在这远离营盘的深山，面对这么大的狼群，嘴里呼出的霜气都颤抖起来。他俩手上没有枪，没有长刀，没有套马杆，甚至连一副马镫这样的铁家伙也没有。他们只有两根马棒，万一狼群嗅出他们的人气，那他俩可能就要提前天葬了。

陈阵又哆哆嗦嗦地吐出半口气，才侧头去看老人。毕利格正

用另一只单筒望远镜观察着狼群的包围圈。老人压低声音说：就你这点胆子咋成？跟羊一样。你们汉人就是从骨子里怕狼，要不汉人怎么一到草原就尽打败仗。老人见陈阵不吱声，便侧头小声喝道：这会儿可别吓慌了神，弄出点动静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陈阵点了一下头，用手抓了一把雪，雪在他的掌心被捏成了一坨冰。

侧对面的山坡上，大群的黄羊仍在警惕地抢草吃，但似乎还没有发现狼群的阴谋。狼群包围线的一端已越来越靠近两人的雪窝，陈阵一动也不敢动，他感到自己几乎冻成了一具冰雕……

这是陈阵在草原上第二次遇到大狼群。此刻，第一次与狼群遭遇的惊悸又颤遍他的全身。他相信任何一个汉人经历过那种遭遇，谁的胆囊也不可能完好无损。

两年陈阵从北京到达这个边境牧场插队的时候，已是十一月下旬，额仑草原早已是白茫茫的雪原。知青的蒙古包还未发下来，陈阵被安排住在毕利格老人家里，分配当了羊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随老人去八十多里远的场部领取学习用的文件，顺便采购一些日用品。临回家时，老人作为牧场革委会委员，突然被留下开会，可是场部指示那些文件必须立即送往大队，不得延误。陈阵只好一人骑马回队。临走时，老人将自己那匹又快又认家的大青马，换给了陈阵，并再三叮嘱他，千万别抄近道，一定要顺大车道走，一路上隔上二三十里就有蒙古包，不会有事的。

陈阵一骑上大青马，他的胯下立即感到了上等蒙古马的强劲马力，涌上了快马急行的冲动。刚登上一道山梁，遥望大队驻地的查干窝拉山头，他一下子就把老人的叮嘱扔在脑后，率性地放弃了绕行二十多里地走大车道的那条路线，改而径直抄近路插向大队。

天越来越冷，大约走了一半路程，太阳也冻得瑟瑟颤抖地缩到地平线下面去了。雪面的寒气升上半空，皮袍的皮板也已冻硬，陈阵晃动胳膊，皮袍肘部和腰部，就会发出嚓嚓的摩擦声。大青马全身已披上了一层白白的汗霜，马踏厚厚积雪，马步渐渐迟缓。丘陵起伏，一个接着一个，四周是望不到一缕炊烟的蛮荒之地。大青马仍在小跑着，并不显出疲态。它跑起来不颠不晃，会尽量让人骑着舒服。陈阵也就松开马嚼子，让它自己掌握体力、速度和方向。但陈阵此刻忽然有些害怕起来，他怕大青马迷路，怕变天，怕暴风雪，怕冻死在冰雪荒原上，但就是忘记了害怕狼。

快到一个山谷口，一路上大青马一直活跃乱动、四处侦听的耳朵突然不动了，而直直地朝向谷口的后面，而且开始抬头喷气，步伐错乱。陈阵这还是第一次在雪原上单骑走远道，根本没意识到前面的危险。大青马急急地张大鼻孔，瞪大眼睛，自作主张地改变方向，想绕道而走。但陈阵还是不解马意，他收紧嚼口，拨正马头继续朝前小跑。马步越来越乱，变成了半走半跑半颠，而蹄下却蹬踏有力，随时就可狂奔。陈阵知道在冬季必须爱惜马力，死死地勒住嚼子，不让马奔起来。

大青马见一连串提醒警告不起作用，便回头猛咬陈阵的毡靴。陈阵突然从大青马恐怖的眼球里看到了隐约的危险。但为时已晚，大青马已哆嗦着走进了阴森山谷喇叭形的开口处。

当陈阵猛地转头向山谷望去时，他几乎吓得栽下马背。距他不到四十米的雪坡上，在晚霞的天光下，竟然出现了一大群金毛灿灿、杀气腾腾的蒙古狼。全部正面或侧头瞪着他，一片锥子般的目光飏飏飞来，几乎把他射成了刺猬。离他最近的正好是几头巨狼，大如花豹，足足比他在北京动物园里见的狼粗一倍、高半倍、长半个身子。十几条蹲坐在雪地上的大狼又呼地一下全

部站立起来，长尾统统平翘，像一把把即将出鞘的军刀。一副弓在弦上，居高临下，准备扑杀的架势。狼群中一头被大狼们簇拥着的白狼王，它的脖子、前胸和腹部大片的灰白毛，发出白金般的光亮，耀眼夺目，射散出一股凶傲的虎狼之威。整个狼群不下三四十头。后来，陈阵跟毕利格详细讲起狼群当时的阵势，老人用食指刮了一下额上的冷汗说，狼群八成正在开会，狼王正给手下布置袭击马群的计划呢，山那边正好有一群马。幸亏这不是群饥狼，毛色发亮的狼就不是饿狼。

陈阵在那一瞬其实已经失去任何知觉。他记忆中的最后感觉是头顶迸出一缕轻微但极其恐怖的声音，像是口吹足色银元发出的那种细微震颤的铮铮声。这一定是他的魂魄被击出天灵盖的抨击声。陈阵觉得自己的生命曾有过几十秒钟的中断，那一刻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灵魂出窍的躯壳，一具虚空的肉身遗体。很久以后陈阵回想那次与狼群的遭遇，内心万分感激毕利格阿爸和他的大青马。陈阵没有栽下马，是因为他骑的不是一般的马，那是一匹在狼阵中长大、后又身经百战的著名猎马。

事到临头，千钧一发之际，大青马突然异常镇静。它装着没有看见狼群，或是一副无意冲搅狼们聚会的样子，仍然延续着赶路过客的步伐缓缓前行。它挺着胆子，控着蹄子，既不挣扎摆动，又不狂奔逃命，极力稳稳地驮正鞍子上的临时主人，并像一个头上顶着高耸的玻璃杯叠架盘的杂技高手，在陈阵身下灵敏地调整马步，小心翼翼地控制着陈阵脊椎中轴的垂直，不让他重心倾斜失去平衡，一头栽进狼阵。

可能正是大青马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将陈阵出窍的灵魂追了回来。也可能是陈阵忽然领受到了天穹之上的腾格里的精神抚爱，为他过早走失上天的灵魂，揉进了信心与定力。陈阵在寒空中游

飞了几十秒的灵魂，再次收进他的躯壳时，他觉得自己已经侥幸复活，并且冷静得出奇。

陈阵强撑着身架，端坐马鞍，不由自主地学着大青马，调动并集中剩余的胆气，也装着没有看见狼群，只用眼角的余光紧张地感觉着近在侧旁的狼群。他知道蒙古草原狼的速度，这几十米距离的目标，对蒙古狼来说只消几秒钟便可一蹴而就。人马与侧面的狼群越来越近，陈阵深知他再也不能露出丝毫的怯懦，而必须像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那样，摆出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身后跟随铁骑万千的架势。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凶残多疑的草原杀手——蒙古草原狼。

他感到狼王正在伸长脖子向他身后的山坡瞭望，所有的狼都把尖碗形的长耳，像雷达一样朝向狼王张望的方向。所有的杀手都在静候狼王下令。但是，这个无枪无杆的单人单马，竟敢如此大胆招摇地路过狼群，令狼王和所有的大狼生疑。

晚霞渐渐消失，人马离狼群更近了。这几十步可以说是陈阵一生中最惊险、最漫长的路途之一。大青马又走了几步，陈阵突然感到有一条狼向他身后的雪坡跑去，他知道那一定是狼王派出的探子，想察看他身后有无伏兵。陈阵感到刚刚在体内焐热的灵魂又要出窍。

大青马的步伐似乎也不那么镇定了。陈阵的双腿和马身都在发抖，并迅速发生可怕的共振，继而传染，放大了人马共同的恐惧。大青马的耳朵背向身后，紧张关注着那条探子狼。一旦狼探明实情，人马可能正好走到离狼群的最近处。陈阵觉得自己正在穿越一张巨大的狼口，上面是锋利的狼牙，下面也是锋利的狼牙，没准他正走到上下狼牙之间，狼口便咔嚓一声合拢了。大青马开始轻轻后蹲聚力，准备最后的拼死一搏。可是，负重的马一启动

就得吃亏。

陈阵也像草原牧民那样在危急关头心中呼唤起腾格里：长生天，腾格里，请你伸出胳膊，帮我一把吧。他又轻轻呼叫毕利格阿爸。毕利格蒙语的意思是睿智，他希望老阿爸能把蒙古人的草原智慧，快快送抵他的大脑。静静的额仑草原，没有任何回声。他绝望地抬起头来，想最后看一眼美丽冰蓝的腾格里。

突然，老阿爸的一句话从天而降，像疾雷一样地轰进他的鼓膜：狼最怕枪、套马杆和铁器。枪和套马杆，他没有。铁器他有没有呢？他脚底一热，有！他脚下蹬着的就是一副硕大的钢镫。他的脚狂喜地颤抖起来。

毕利格阿爸把他的大青马换给他，但马鞍未换。难怪当初老人给他挑了这么大的一副钢镫，似乎老人早就料到了有用得着它的这一天。但老人当初对他说，初学骑马，马镫不大就踩不稳。万一被马炮下来，也容易拖镫，被马踢伤踢死。这副马镫开口宽阔，踏底是圆形的，比普通的浅口方底的铁镫，几乎大一倍重两倍。

狼群正在等待探子，人马已走到狼群的正面。陈阵迅速将双脚退出钢镫，又弯身将镫带拽上来，双手各抓住一只钢镫。生死存亡在此一举。陈阵憋足了劲，猛地转过身，朝密集的狼群大吼一声，然后将沉重的钢镫举到胸前，狠狠地对砸起来。

“当、当。”

钢镫击出钢锤敲砸钢轨的声响，清脆高频，震耳欲聋，在肃杀静寂的草原上，像刺耳刺胆的利剑刺向狼群。对于狼来说，这种非自然的钢铁声响，要比自然中的惊雷声更可怕，也比草原狼最畏惧的捕兽钢夹所发出的声音更具恐吓力。陈阵敲出第一声，就把整个狼群吓得集体一哆嗦。他再猛击几下，狼群在狼王的率领下，全体大回转，倒背耳朵，缩起脖子像一阵黄风一样，呼地

向山里逃奔而去。连那条探狼也放弃任务，折身归队。

陈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可怕庞大的蒙古狼群，居然被两只钢镫所击退。他顿时壮起胆来，一会儿狂击马镫，一会儿又用草原牧民的招唤手势，抡圆了胳膊，向身后的方向大喊大叫：豁勒登！豁勒登！（快！快！）这里的狼，多多地有啦。

可能，蒙古狼听得懂蒙古话，也看得懂蒙古猎人的手势猎语。狼群被它们所怀疑的蒙古猎人的猎圈阵吓得迅速撤离。但狼群撤得井然有序，急奔中的狼群仍然保持着草原狼军团的古老建制和队形，猛狼冲锋，狼王靠前，巨狼断后，一点也没有鸟兽散的混乱。陈阵看呆了。

狼群一眨眼的工夫就跑没影了，山谷里留下一大片雪雾雪沙。

天光已暗。陈阵还没有完全认好马镫，大青马就弹射了出去，朝它所认识的最近的营盘冲刺狂奔。寒风灌进领口袖口，陈阵浑身的冷汗几乎结成了冰。

狼口余生的陈阵，从此也像草原民族那样崇敬起长生天腾格里来了。并且，他从此对蒙古草原狼有一种着了魔的恐惧、敬畏和痴迷。蒙古狼，对他来说，绝不是仅仅触及了他的灵魂，而是曾经击出了他的灵魂。在草原狼身上，竟然潜伏着、承载着一种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虚无却又坚固的崇拜，可能就是人们心灵中的崇拜物或原始图腾。陈阵隐隐感到，自己可能已经闯入草原民族的精神领域。虽然他才偶然撞开了一点门缝，但是，他的目光和兴趣已经投了进去。

此后的两年里，陈阵再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大狼群。他白天放羊，有时能远远地见到一两条狼，就是走远道几十里上百里，最多也只能见到三五条狼。但他经常见到被狼或狼群咬死的羊牛马，少则一两只，两三头，三四匹，多则尸横遍野。串门时，也

能见到牧民猎人打死狼后剥下的狼皮筒子，高高地悬挂在长杆顶上，像狼旗一样飘扬。

毕利格老人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雪窝里，眯眼紧盯着草坡上的黄羊和越来越近的狼群，对陈阵低声说：再忍一会儿，哦，马上就有好戏看啦！

有毕利格老人在身边，陈阵心里踏实多了。他揉去眼睫毛上的霜花，冲着老人坦然眨了眨眼。端着望远镜望了望侧对面山坡上的黄羊和狼群包围线，见狼群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自从有过那次大青马与狼群的短兵相接，他早已明白草原上的人，实际上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狼群近距离的包围之中。白天放羊，走出蒙古包不远就能看到雪地上——行行狼的新鲜大爪印，山坡草甸上的狼爪印更多，还能看到灰白色的新鲜狼粪；在晚上，他几乎夜夜都能见到幽灵一样的狼影，尤其是在寒冬，羊群周围几十米外那些绿莹莹的狼眼睛，少时两三对、五六对，多时十几对。最多的一次，他和毕利格的大儿媳嘎斯迈一起，用手电筒数到过二十五对狼眼。原始游牧如同游击行军，装备一律从简，冬季的羊圈只是用牛车、活动栅栏和大毡子搭成的半圆形挡风墙，只挡风不挡狼。羊圈南面巨大的缺口全靠狗群和下夜的女人来守卫。有时狼冲进羊圈，狼与狗厮杀，狼或狗的身体常常会重重地撞到蒙古包的哈那墙，把包里面贴墙而睡的人撞醒。陈阵就被狼撞醒过两次，如果没有哈那墙，狼就撞进他的怀里来了。处在原始游牧状态下的人们，有时与草原狼的距离还不到两层毡子远。只是陈阵至今尚未得到与狼亲自交手的机会。极擅夜战的蒙古草原狼，绝对比华北的平原游击队还要神出鬼没。在狼群出没频繁的夜晚，陈阵总是强迫自己睡得惊醒一点，并请嘎斯迈在下夜值

班的时候，如果遇到狼冲进羊群就喊他的名字，他一定出包帮她一起轰狼打狼。毕利格老人常常捻着山羊胡子微笑，他说他从来没见过对狼有这么大兴头的汉人。老人似乎对北京学生陈阵这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很满意。

陈阵终于在来草原第一年的隆冬的一个风雪深夜，在手电灯光下，近距离地见到了人、狗与狼的恶战……

“陈陈（阵）！”“陈陈（阵）！”

那天深夜，陈阵突然被嘎斯迈急促的呼叫声和狗群的狂吼声惊醒，当他急冲冲穿上毡靴和皮袍，拿着手电筒和马棒冲出包的时候，他的双腿又剧烈地颤抖起来。透过雪花乱飞的手电光亮，他竟然看到嘎斯迈，正拽着一条大狼的长尾巴，这条狼从头到尾差不多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长。而她居然想把狼从挤得密不透风的羊群里拔出来，狼拼命地想回头咬人，可是吓破胆的傻羊肥羊们既怕狼又怕风，拼命往挡风墙后面的密集羊群那里前扑后拥，把羊身体间的落雪挤成了臊气烘烘的蒸汽，也把狼的前身挤得动弹不得。狼只能用爪扒地，向前猛蹿乱咬，与嘎斯迈拼命拔河，企图冲出羊群，回身反击。陈阵跌跌撞撞地跑过去，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嘎斯迈身后的两条大狗也被羊群所隔，干着急无法下口，只得一个劲狂吼猛叫，压制大狼的气焰。毕利格家的其他五六条威猛大狗和邻家的所有狗，正在羊群的东边与狼群死掐。狗的叫声、吼声、哭嚎声惊天动地。陈阵想上前帮嘎斯迈，可两腿抖得就是迈不开步。他原先想亲手触摸一下活狼的热望，早被吓得结成了冰。嘎斯迈却以为陈阵真想来帮她，急得大叫：别来！别来！狼咬人。快赶开羊！狗来！

嘎斯迈身体向后倾斜狠命地拽狼尾，拽得满头大汗。她用双手掰狼的尾骨，疼得狼张着血盆大口倒吸寒气，恨不得立即回身

把人撕碎吞下。狼看看前冲无望，突然向后猛退，调转半个身子，扑咬嘎斯迈。刺啦一声，半截皮袍下摆被狼牙撕下。嘎斯迈的蒙古细眼睛里，射出像母豹目光般的一股狼劲，拽着狼就是不松手，然后向后猛跳一步，重新把狼身拉直，并拼命拽狼，往狗这边拽。

陈阵急慌了眼，他一面高举手电筒对准嘎斯迈和狼，生怕她看不清狼，被狼咬到；一面抡起马棒朝身边的羊劈头盖脑地砸下去。羊群大乱，由于害怕黑暗中那只大狼，羊们全都往羊群中的手电光亮处猛挤，陈阵根本赶不动羊。他发现嘎斯迈快拽不动恶狼了，她又被狼朝前拖了几步。

“额、额吉！额吉！”惊叫的童声传来。

嘎斯迈的九岁儿子巴雅尔冲出了蒙古包，一见这阵势，喊声也变调了。但他立即向妈妈直冲过去，几乎像跳鞍马一般，从羊背上跳到了嘎斯迈的身边，一把就抓住了狼尾。嘎斯迈大喊：抓狼腿！抓狼腿！巴雅尔急忙改用两只手死死抓住了狼的一条后腿，死命后拽，一下子减弱了狼的前冲力。母子两人总算把狼拽停了步。营盘东边的狗群继续狂吼猛斗，狼群显然在声东击西，牵制狗群的主力，掩护冲进羊群的狼进攻或撤退。羊群中西部的防线全靠母子二人顽强坚守，不让这条大狼从羊圈挡风毡墙的西边，冲赶出部分羊群。

毕利格老人也已冲到羊群边上，一边轰羊一边朝东边的狗大叫，巴勒！巴勒！“巴勒”蒙语的意思是虎，这是一条全队最高大、凶猛亡命、带有藏狗血统的杀狼狗，身子虽然不如一般的大狼长，但身高和胸宽却超过狼。听到主人的唤声，巴勒立即退出厮杀，急奔到老人的身边。一个急停，哈出满嘴狼血的腥气。老人急忙拿过陈阵手里的电筒，用手电光柱朝羊群里的狼照了照。巴勒猛晃了一下头，像失职的卫士那样懊丧，它气急败坏地猛地蹿上羊